

星芒外的另一片藍天

· 周雨農 ·

——探訪反共義士蕭天潤

走進蕭天潤辦公室，迎面而來吸引著我目光的是吊掛在衣架上的兩件飛行服，衣服上的階級和名條，如實地配掛其位，彷彿他時常穿著，然而他再次駕著飛機飛上熟悉藍天的盼望，卻只能吊掛於那木製的衣架上，遙遙念想。

蕭天潤於民國七十四年自中國大陸駕機投奔另一個心中渴望的「國度」，在空軍服役廿五年後，民國八十九年上校軍階退伍，有著豐富的情報實務經驗，應聘於航空技術學院擔任教職。

這一天，我們走訪了航空技術學院，只為在他即將「真正榮退」前，能再共同回味那一大段看似充滿了矛盾、無奈卻實則燦爛如光的歲月，那些走過風雨飄搖的日子，都將成為回頭遙望時，滿是溫柔和溫度的火炬，緩緩燃燒

、灼熱生命。

蕭天潤於十七歲時入伍，當時為陸軍，兩年多後便考取了中共的海軍航空兵；畢業後，他駐防過許多地方，而時間最久的一次，則為山東膠州地區。他告訴我們，當時在解放軍能從陸軍被選拔至飛行部隊，算得上是天之驕子，因此在學習飛行時，便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得要飛出來才行，能當個飛行員，更是年輕人最渴望的夢想。

那時的陸軍，環境十分的辛苦，能從中「出去」，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再加上海航校當年該期的學員淘汰率非常之高，龐大群數中五百多員在畢業時，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八十幾員。蕭天潤當時服務於海軍轟炸機部隊，駕駛的飛機為中共自製「轟五型」轟炸機，然而聊及當初決心「離開」的起念時，他分享著，能飛出來是由於當時有機會到了海南島，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，跟內地的環境有太大的不同，當下便在心中感受到所謂「另一個世界」的美好；他心想：「既然海南島都能這麼好了，那麼『外面的世界』，一定會更好」，再加上當時中共對於飛行幹部管理方式等諸多原因，促使一種「救中國」的抱負與心態油然而生。然而，當時中共

對於思想的控制非常嚴格，因此有太多的有志難伸、太沉重的無能為力，讓他毅然決然之下選擇了「出走」，懷著「不見即不痛」的念頭離開。

蕭天潤回憶著，當時駐守的地方（山東半島）離韓國最近，約莫是六百公里的距離，然而從駐地離臺灣卻有著兩、三千公里，是不可能直接駕



民國74年8月24日下午6時，蕭天潤義士駕駛轟五型魚雷轟炸機前的留影，「迷航」兩字於現今看起來特別耐人尋味。



放在辦公桌上的全家福照，是蕭天潤與家人跨越時間與距離，緊緊相依的情感寄託。

著飛機到達臺灣，所以計畫著必須先到達韓國，再加上當時韓國與臺灣有建交，若到了韓國，遣送至臺灣的機率很高，因此他便選擇了韓國做為「出走」的首要目的地，也是唯一的一條途徑。聊天過程中，我提起了法新社記者於民國一百年對他的一篇專訪，當年法新社記者曾問：「你對你的行為有沒有後悔？」，他回答：「有！」；記者更緊接著問他：「如果重來一次，你還會選擇到臺灣嗎？」，他亦答：「不會！」。然而，他眼中似乎帶著許多複雜情感地那樣回憶著：一切問題的答案，都立基於當時的

時空背景之上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由於在記者提問那些問題的前幾年，正逢家鄉母親逝世，他感慨著，身為一個兒子，卻無法好好為她盡孝道、常陪伴，甚至到了母親生命盡頭前的最後一刻，更無法陪伴在她身邊，為此感到十分悲傷、痛心，因此當年便有了「後悔」、「若再一次，不會再來」的回答，畢竟為人子女的他，卻連這麼一點孝道都盡不了，他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。

然而，當萬千感慨的情緒與濃厚的悲傷逐漸褪去，隨著時光、歲月的流轉與心態的轉變遞進，如今，他也有了別於當年不一樣的答案在他的心中吶喊著。蕭天潤接著說，如果當年的問題，現在反過來問他，「你最不後悔的事，是什麼？」，他一定會毫不考慮地回答：「加入中華民國空軍」，畢竟「年輕時的付出」和「到臺灣來的嚮往」，都是與自身的職業有關，而中華民國空軍所帶給他的感覺，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，有太多的長官對他照顧有加，提拔與關心從未少過，這是讓他最為感動的。蕭天潤在軍中的廿五載，對於國軍、兩岸局勢分析及軍情研判，貢獻卓著，他更於民國九十四年奉調航院擔任情報教育一職。

當我們聊到關於他傾注了諸多心血與研究的軍事情報工作時，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臺灣雖小，但必須懂得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；除此之外，對於軍事情報而言，必須盡可能地減少兩岸間情報的誤判，畢竟若引起兩岸情報的誤判，傷害最大的是臺灣，所以得要致力預防此種情況發生。」蕭天潤表示，投身情報是希望無論身處哪一個國家、哪一片土地，都能藉由自身的專業與所學，盡己所能地維持兩岸的和平及安好，這也是他為何奉獻絕大多數軍旅光陰所念茲在茲的初衷。他更認為，兩岸應該共同努力，以長年積累而來的圓融政治智慧，展現「強化戰力、積極累積國防能量，備戰但不求戰」的堅定意志，共同尋求兩岸互動的新模式，可長可久的和平穩定關係，才是他最期盼看見。字句談吐中，實則不難發現他對於這份工作的投入與熱忱，「反共義士」是大時代下的產物，有些人選擇隨著時代的洪流低調生活、不過問時事、軍事，蕭天潤則以另一種方式，將自己的才能與熱情，貢獻給這個國家，即使隨著反共義士光環的衰退，也能以自己的方式，在中華民國歷史的一處，刻下自己的名字，不為歷史洪流所沖淡、所撼動。

看著他衣架上那兩件飛行服，我還是他聊起了飛行，無法再踏上飛行線的他，這般的無奈成了他牽掛盼望的奇蹟；然而，他卻從未因此而減少對於飛行的熱情與渴望。他笑著分享自己曾是飛行俱樂部成員，更狂熱到願意自掏腰包購買輕航機，只爲了能再一次徜徉在那熟悉不已的地平面之上，用另一種方式更加靠近曾經摯愛的天空。除此之外，由於蕭天潤服務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，旁邊的「鄰居」即爲雛鷹搖籃的空軍軍官學校，他便曾透過一些難得的機會至模擬機室「再次體驗飛行」，爲此讓他感動不已。

他接著說，只要曾經是飛行員，無論到了什麼年紀、到了哪些地方，心中最渴望與嚮往的，總會是那片曾經張著翅膀飛翔過的天空，這是一種難以割捨的依戀，緊緊伴隨一生，永不消失。看著他眼中悵然若失卻有著莫名堅定意志的眼光，我想著，離開那片土地的當時，他或許已有了再也踏不上最愛的飛行線的心理準備，也許他並無考慮至此，然而不管那時心中的「後路」爲何，我想他這一輩子最不會後悔的，即是成爲一名飛行員吧！畢竟，那樣的夢想，無關家國政治，它，無堅不摧。



蕭天潤於採訪時感性的說出自己對於空軍深厚的情感，或許過去所有的一切都盡在不言中，但他對於空軍的全心付出，絕對深烙在歷史的輪廓中，無法被人遺忘。

「不虛此行、不後悔、不冤枉！」是蕭天潤對於跨越海峽後這幾十載歲月的心中吶喊，這十個字，蕭天潤足足重複了兩次，從他愈發堅定的語氣中，感受到他對空軍庇護的感激，與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。他更說：「我不算是最早來的，也並非是最後來的，然而我卻是最後一個離開空軍，那是由於中華民國空軍所帶給我的溫暖太多、情感太濃、關愛太深，這樣一個大家庭的情感，濃烈地足以成爲一種眷戀，讓我心繫於此。」我著手寫下和蕭天潤的這一席漫談，並非要再次詮釋反共義士故事背後的慷慨

激昂，更非要重新闡述這一個故事更爲詳細或不爲人知的樣貌，而是在聽了他娓娓道來的字字句句後，深處的情感及曖曖內含光的種種，值得在承平時期的如今，重新檢索回味並緩緩讀來。

這是蕭天潤最深處的情感，沒有國家、政治、黨派的影子與框架，只有一樣的悸動，和仰望同一片天空的依戀遞進。如果跨越海洋的前後歲月是他的手心手背，那麼我想，我能明白如今他手心緊握的，是什麼樣的感激與釋懷。

編者啟事

一、本刊爲服務空軍官兵及海內外讀者，設立電子信箱（帳號：caf.m.chunyi@msa.hinet.net），如有任何建議或稿件提供，均可利用本電子信箱傳遞，以縮減信件往返時間；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詳細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。

二、稿件照片如需退還，請附上回郵信封，註明收件人及地址，以利作業。

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